

# 孟子譯注

楊伯峻編著

蘭州大學中文系孟子譯注小組修訂



## 導 言

### 一

孟子名軻<sup>①</sup>，鄒國人<sup>②</sup>。關於他的父母，我們知道得很少。春秋演孔圖以及闕里志等書說他父親名激，字公宜；母親娘家姓仇（音掌），自然是些無稽之談。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“斷織”、“買東家豚肉”以及“不敢去婦”等故事，劉向的列女傳還載有他母親“三遷”和“去齊”等故事，可見他很得力於母親的教導。

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詳，古今有各種推斷。用孟子原書來核對，我們認為他生於周安王十七年（公元前 385 年）前後一說比較合理<sup>③</sup>。元程復心孟子年譜<sup>④</sup>等書都說他“壽八十四歲”。如果可信，卒年當在周赧王十一年（公元前 304 年）前後。當孟子出生的時候，孔子已經死了將近一百年；孔門弟子沒有一位還活着。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都說孔子的孫子子思是他的老師。不過根據史記孔子世家，子思的父親伯魚活了五十歲，死於孔子七十歲時；那時，子思至少也有十歲左右了。子思的年壽，史記說他六十二；後人以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的事實來推算，認為“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誤”<sup>⑤</sup>。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歲，距孟子的出生還有十多年。可見這種說法是不可靠的。孟子外書說：“子思之子曰子上，軻嘗學焉。”姑且不說外書是偽造品，就以史記所載“子上年四十七”的話來推算，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。孟子自己說：“予未得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”（8·22）他所謂私淑的是什麼人，他不曾說出，可見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，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

孫。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、孟軻列爲一派，則孟子的學說一定出於子思。史記孟荀列傳說他“受業子思之門人”，這是合理的。

范文瀾同志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：“士大體分爲四類：一類是學士，如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農等專門家，著書立說，反映當時社會各階級的思想，提出各種政治主張，在文化上有巨大貢獻。這一類人聲名大，待遇優，如儒家大師孟子，後車數十乘，侍從數百人，往來各國間，憑他的聲名，所到國家，國君們都得餽贈黃金，供給衣食，聽取孟子的議論。”<sup>⑥</sup>我們從孟子原書考察，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之世。當時匡章聲名不大，而且背着“不孝”的壞名聲，可是孟子却“與之遊，又從而禮貌之”（8·30）。孟子在齊國大概不甚得志，連威王所餽兼金一百鎰都拒絕了（見 4·3）。當威王三十年，宋王偃稱王，而且要行仁政（見 6·5），所以孟子到了宋國。告戴不勝多荐賢士（6·6），答戴盈之之問（6·8），都在這個時候。宋王偃的爲人，史料有絕然相反的說法，戰國策記其射天笞地，史記宋世家述其淫於酒色；而韓非子五蠹篇、淮南子人間訓都說他因行仁政而爲楚所滅<sup>⑦</sup>。從孟子看來，宋王偃大概左右不賢人多，賢人少，所以“一薛居州”不能使宋王偃爲善，孟子也就接受餽贈七十鎰（見 4·3）而離開了。當他留在宋國的時候，滕文公還是太子，曾去楚國，來回一定要經過宋國的國都彭城，因而兩次和孟子相見（5·1）。不久，孟子回到鄒國，和鄒穆公的問答（2·12）大概在這個時候。或者由於孟子回答他的言語過於率直，引起了他的不高興，便停止了餽贈，因而使得孟子絕糧（見應劭風俗通窮通篇）。滕定公死了，文公“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”（5·2）。至於季任使人來餽贈禮物（12·5）是否在這個時候，就很難肯定；因爲“孟子居鄒”絕對不止這麼一次。魯平公即位<sup>⑧</sup>，將要使孟子學生樂正克爲政

(12·13)，孟子便到了魯國。可是因為臧倉的破壞，孟子便有“吾之不遇魯侯天也”(2·16)的慨嘆。滕文公嗣位，孟子便來到滕國。文公“問爲國”，又使“畢戰問井地”(5·3)。齊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，文公害怕，又曾請教孟子(2·14)。和許行的新信徒陳相的辯論(5·4)也在這個時候。滕國究竟只是個爲方不足五十里的小國，孟子很難有所作爲，當梁惠王後元十五年，便來到了梁國。這時孟子年近七十，梁惠王在位既已五十年，年紀也在七十上下，便稱呼孟子爲“叟”(1·1)。和梁惠王的問答(1·1, 2, 3, 4, 5)應該都在這一時候。第二年，惠王去世，襄王嗣位，孟子和他一相見，印象就很壞(1·6)。這時，齊威王已死，宣王嗣位，孟子便由梁來齊。“加齊之卿相”(3·1, 2)，“出弔於滕”(4·6)都在這幾年間。齊國伐燕在宣王五年，兩年之後，“諸侯將謀救燕”(2·11)，孟子勸宣王送回俘虜，歸還重器，和燕國臣民商量立君，然後撤兵。可是宣王不聽，第二年，燕國和諸侯的軍隊併力攻齊，齊國大敗。齊宣王便說，“吾甚慚於孟子”(4·9)。孟子因此辭職，宣王想要給孟子一所房屋(4·10)，孟子不肯接受。孟子離開了齊國，在畫地停留三晚(4·10, 11)，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，一方面又因年歲已大，主張又不能實現，只得說道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，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！”(4·13) 孟子這時年已七十餘，從此便不再出遊，而和“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”(史記孟荀列傳)了。

## 二

關於孟子的作者，古今有三種不同看法。

第一種看法認為孟子是孟軻自己著的。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：“此書，孟子之所作也，故總謂之孟子。”焦循正義引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闡明此說云：“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編成集，故曰論語，而不號孔子。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，如荀子，故謂之孟子。”趙岐甚至把孟軻爲什麼要著書的動機都設想出來，他在題辭中又說：“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，值炎劉之未奮，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，退不能信（同伸）三代之餘風，恥沒世而無聞焉，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。仲尼有云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書七篇。”

後來，宋代朱熹從文章風格的一致性上來論證孟子爲孟軻自己寫成的。雖然他有時也作些調停之論，如說，“然其間有如云‘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’。亦恐是其徒所記；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。”但他主要議論仍是：“論語多門弟子所集，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。孟子疑自著之書，故首尾文字一體，無些子瑕疵。不是自下手，安得如此好？”又說：“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，非綴緝可就。”（以上引文全見朱子大全）其後元人金履祥、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。

清代閻若璩，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推論孟子爲自著，他在孟子生卒年考最後一段說：“論語成於門人之手，故記聖人容貌甚悉；七篇成於己手，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。”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說：“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，與論語爲弟子記其師長不類，當爲手著無疑。”

第二種說法則剛剛和這相反，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他的門弟子萬章、公孫丑之徒共同記述的。最初發表這種議論的是唐代韓

愈(見昌黎集答張籍書)和張籍(見全唐文上韓昌黎書)。附和這種議論的有唐人林慎思(見崇文總目)和宋人蘇轍(見其所著古史孟子傳)，可是他們都沒有舉出佐證來。

對這種說法加以闡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。他在郡齋讀書志中說：“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，非軻自作。今考其書，則知愈之言非妄也。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，如齊宣王、梁惠王、梁襄王、滕定公、滕文公、魯平公是也。夫死然後有諡。軻著書時，所見諸侯不應皆死。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，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目之曰叟，必已老矣，決不見平公之卒也。”

其後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實錄中對此說多列了兩條證據。他說：“孟子七篇之文，往往有可議者，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，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，皆於事理未合。果孟子自著，不應疏略如是。”又說：“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，如樂正子、公都子、屋廡子、徐子、陳子皆然，不稱子者無幾。果孟子所自著，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。細玩此書，蓋孟子門人萬章、公孫丑等所追述，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，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。”

較崔述略早的周廣業也認爲孟子不是孟軻所著。他在孟子出處時地考中說：“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，綜述數十人之問答，斷非輯自一時，出自一手。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，無役不從；於孟子之言動，無不熟察而詳記之。每章冠以‘孟子曰’者，重師訓，謹授受，兼法論語也。”但是他還是認爲其中也有孟軻自己的筆墨。他又道：“迨還自青齊，既難必於行道，而孟子亦欲垂教後世，取向所進說時王、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刪定之。”他的結論是：“至其後編次遺義，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、屋廡子、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。何也？諸子皆孟門高弟，七篇中無斥其名，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，當

是其徒所追改。而首篇以孟子始，以樂正子終，未必不由此也。”

第三種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傳中所說的：“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”從這幾句話，我們得到這樣的概念：孟子的著作，雖然有“萬章之徒”參加，但主要作者還是孟子自己，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。關於這一點，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體會，他說：“又公都子、屋廬子、樂正子、徐子皆不書名，而萬章、公孫丑獨名，史記謂退而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，其爲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甚明（咸邱蒙、浩生不害、陳臻等偶見，或亦得預記述之列）。與論語成於有子、曾子門人故獨稱子者，殆同一間，此其可知者。”

以上三種說法，雖各言之成理，但符合於歷史客觀事實的，當然只有一種。我們認爲，太史公的話是可信的。他的時代較早，當日所見到的史料，所聽到的傳聞，比後人多而且確實；尤其是驗以孟子本書，考之孟子生卒，其餘兩種說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。

趙岐明明說，“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”，則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記錄。朱熹雖主張爲孟子一手著成的，但也不曾否認在著作過程中有弟子參加。只是說，從文體的首尾一致看來，孟子是最後的訂定者。這從他“亦恐其徒所記，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”一句話可以看出。所以他們兩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說法相距不遠。

第二種說法，認爲孟子是孟軻死後他的門弟子所記述的，便和太史公的說法出入很大。他們舉了三種理由。有一條理由是，“七篇之文，往往有可議者，果孟子自著，不應疏略如是。”這實在不值一駁。孟子即便是所謂“亞聖”，也不能肯定他所說所寫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確。何況“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”這種話，孟子不過

借以說明禹治水的功績；正確的地理知識的具備與否，上古的所謂聖賢，似乎不曾給以重視。伊尹“五就湯五就桀”，孟子也不過借以說明伊尹全心為百姓服務的忠誠；而且孟子援引史事，常常主觀地加以改造，以期論證自己的觀點。稍讀孟子書就會了解這一點。這正是孟子辯論的手段哩。另一條理由是“果孟子自著，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”。這一點，上引魏源的話已經說得明白。孟子既是萬章、公孫丑之徒“親承口授而筆之書”，那麼，稱其師為“孟子”，稱其同門為“樂正子”、“屋廬子”，何嘗不可？周廣業以此和論語同樣看待，認為是樂正子等的門人所編次，那是錯誤的。我們只要問，如果是樂正子之徒的門人所編次，為什麼七篇中記樂正子諸“子”的問答反而很少，而記萬章、公孫丑之徒的問答反而很多呢？最值得注意的是諸侯皆稱諡一條。梁惠王、滕文公、魯平公都死在孟子前，固然可以稱諡；梁襄王是死在孟子後的，齊宣王也可能比孟子遲死三兩年，為什麼也稱諡呢？我們認為闞若璩的解釋是說得通的。他說：“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，故諸侯王皆加諡焉⑨。”

### 三

史記孟荀列傳只說“作孟子七篇”；到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却說，“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，作書中外十一篇”；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也說“孟子十一篇”。趙岐孟子章句，便給這十一篇分列真偽，題辭說：“又存外書四篇——性善辨、文說、孝經、為政⑩——其文不能宏深，不與內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真，後世依放而託也。”因為趙岐肯定外書是贗品，不給它作注解，以後讀孟子的人便不讀它，於是逐漸亡佚了。南宋孫奕的示兒篇說：“昔嘗聞前輩有云，



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。”南宋上距東漢末一千多年，而孟子外書完好地藏在宮禁中，這話是否靠得住，很有問題，可能是所謂“前輩”的誑語。劉昌詩蘆浦筆記說：“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，有性善辯一帙。”這一帙性善辯，劉昌詩似乎親自見過，但也不曉得果是趙岐所見之書否。至於現在所傳的孟子外書四篇，則是明人姚士粦所僞撰，為清代吳騫刊行的時候，周廣業等便指出“顯屬僞託”，而丁杰在小酉山房集中更已逐條駁斥它了。所以梁啓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說它是“僞中出僞”。

趙岐的題辭又說：“孟子退自齊梁，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。”又說：“論語者，五經之館鑄，六藝之喉衿也。孟子之書則而象之。”這些話，把孟子和論語相比，似乎有些道理，也確實代表了兩漢人一般的看法。所謂似乎有些道理，我們拿它和當時別的子書一比較便知。墨子成書年代雖不敢完全肯定，但其中有若干篇是墨子的弟子所作，其成篇甚或早於孟子，應該不必懷疑，莊子生卒年月僅略後於孟子，荀子的早年也和孟子的晚年相值者有三十多年。莊子的內篇應該是莊周的手筆，荀子則基本上是荀卿的手筆。墨子、莊子內篇、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，而篇名也與主旨相應。孟子却不然，各章的篇幅雖然比論語長，但各章間的連繫並沒有一定的邏輯關係；積章而成篇，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幾個字，並無所取義。這都是和論語相同，而和墨子、莊子、荀子相異的。所以趙岐說孟子是擬論語而作，不無道理。

趙岐把論語看成是“五經之館鑄，六藝之喉衿”，孟子又是“擬聖而作”，那孟子也成為經書的傳記了。儘管漢書藝文志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，視為子書，但漢人心目中却把它看為輔翼“經書”的“傳”。漢文帝把論語、孝經、孟子、爾雅各置博士，便叫“傳記博

士”。王充論衡對作篇說：“楊墨之學不亂傳①義，則孟子之傳不造。”明明把孟子看為傳。又如漢書劉向傳、後漢書梁冀傳、說文解字等書所引孟子都稱“傳曰”。可見把孟子和論語並列，不是趙岐“一人之私言”，而是兩漢人的公論。

到五代後蜀時，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、書、詩、儀禮、周禮、禮記、公羊、穀梁、左傳、論語、孟子十一經刻石，宋太宗又加翻刻，這恐怕是孟子列入“經書”的開始。到南宋孝宗的時候，朱熹在禮記中取出大學、中庸兩篇，認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，與論語、孟子合在一起，稱為四書，於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。到明清兩朝，規定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題目從四書中選取，而且要“代聖人立言”，於是當時任何讀書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讀得爛熟了。

- 
- ①孟子名叫軻，這從他回答北宮錡話“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”(10·2)，便可知。古人很重視表字，孟子的字是什麼，說法不一，東漢趙岐的孟子題辭說沒有聽到過；三國魏徐幹的中論序也說沒有傳下來；後來魏人王肅作聖證論，說他字子車，晉人傅玄作傅子說他字子輿。趙岐徐幹所不知道的，王肅傅玄怎麼知道？可見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。
- ②“鄒”，史記孟荀列傳作“騶”，古國名。故城在今山東鄒縣，離孔子故鄉曲阜不遠，所以孟子自己也說，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。”(14·38)
- ③可參閱清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、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及宋翔鳳過庭錄孟子事跡考。
- ④據四庫總目提要，這書不是程復心所作，而是譚貞默的孟子編年略。
- ⑤詳毛奇齡四書賸言所引王草堂復禮辨和孔繼汾闕里文獻考。
- ⑥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編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246頁。
- ⑦韓非子、淮南子都作“徐偃王”。我們看，徐偃王就是宋王偃。這時宋已遷都彭城，所以宋王又叫徐王；正如魏遷都大梁，魏王又叫梁王一樣。
- ⑧史記六國年表所列魯君年數錯誤很多，不足據。此據史記魯世家“子

叔立，是爲平公。是時六國皆稱王。平公十二年，秦惠王卒”推算出來。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，其前十二年，就是周顯王四十七年。

- ⑨其實，七篇之中還有宋王沒有稱諡。這宋王便是宋王偃，他不但死在孟子之後，而且他是亡國之君，當時並沒有諡號可稱，所以孟子弟子並沒有給他補上。
- ⑩翟灝四書考異云：“外書之目，自宜以‘性善’爲一，‘辯文’爲一，‘說孝經’爲一。劉氏以親見之‘性善辯’，遂以‘辯’字上屬，而謂‘文說’一篇，‘孝經’一篇。據論衡本性篇，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，不綴‘辯’字。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，又屬後人依放而作，非外書本真也。”
- ⑪這一“傳”字，據劉昉遂的論衡集解，說是“儒”字之誤。

## 例 言

- 一、我們譯注孟子的目的是：幫助一般讀者比較容易而正確地讀懂它，並給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一些線索。同時，有許多讀者想藉自學方式提高閱讀古書的能力，本書希望能在這方面也起一定的作用。
- 二、孟子章節的分合，歷代版本和各家注解本歧異不多，我們仍依舊有體例，在各篇篇名之下注明章數。自梁惠王至盡心本爲七篇，篇各分上下；爲了便於檢查，也依趙岐體例分爲十四卷。兩卷爲一篇，奇數爲上篇，如卷一爲梁惠王上；偶數爲下篇，如卷二爲梁惠王下。
- 三、譯文在儘可能不走失原意並保持原來風格下力求其流暢明白。但古人言辭簡略，有時不得不加些補充詞句。這些補充詞句，外加括弧〔 〕作標誌。
- 四、本書的注釋，包括字音詞義、語法規律、修辭方式、歷史知識、地理沿革、名物制度和風俗習慣等等。爲了幫助讀者比較深刻地理解孟子原文，我們對某些問題，作了簡要的攷證。注釋依出現先後以數字爲標記。
- 五、字音詞義的注釋只限於生僻字、破讀和易生歧義以及晦澀費解的詞句，而且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現時加注。注音用拼音字母，有時兼用直音法。
- 六、“譯注”之後附有詞典，使與“譯注”收相輔相成之效。譯文間有用意譯法者；至其每字每詞的確實意義，一查詞典便知。

而詳於“注釋”者，“詞典”僅略言之；“注釋”未備者，“詞典”可補充之，對讀者或者有些好處。

- 七、古今有關孟子的著作爲數甚多，本書譯注，則以朱熹的集註和焦循的正義爲主要依據。其他有關論著，盡量搜集，選錄菁華，予以介紹。仍覺不妥之處，則以我們千慮一得之見論之。但限於學力，體例或有不純，蒐討或有不盡，取捨或有不妥，論斷或有不是，注釋或有不全，譯文或有不順，誠懇地希望讀者指正。

# 孟子譯注卷一

## 梁惠王章句上\*

### 凡 七 章

\*“梁惠王”在這裏是作為孟子七篇第一篇的篇名。孟子的篇名和論語一樣，不過是摘取每篇開頭的幾個重要字眼來命名，並沒有別的意義。“章句”是漢代經學家訓詁家所常用的字眼，分析古書的章節句讀(逗)的意思。漢書藝文志易經有“章句施、孟、梁邱各二篇”，書經有“歐陽章句三十一卷，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”，“章句”兩字便常用作訓解古書的題名。這裏“梁惠王章句上”是後漢趙岐所著孟子章句的舊題，他把孟子七篇各分為上下兩卷，所以這裏題為“章句上”。

1·1 孟子見梁惠王①。王曰：“叟②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”

孟子對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③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，‘何以利吾國？’大夫曰，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，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④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⑤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⑥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⑦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為不多矣。苟為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⑧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

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譯文】 孟子謁見梁惠王。惠王說：“老先生！您不辭千里長途的辛勞前來，那對我的國家會有很大利益吧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王！您爲什麼一開口定要說到利益？只要講仁義便好了。王假若說，‘怎樣才對我的國家有利呢？’大夫也說，‘怎樣才對我的封地有利呢？’那一般士子以至老百姓也都說，‘怎樣才對我本人有利呢？’這樣，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，國家便會發生危險了。在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裏，殺掉那一個國君的，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；在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裏，殺掉那一個國君的，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。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，大夫擁有兵車一千輛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，大夫擁有兵車一百輛；這些大夫的產業不能不說是很多的了。但是，儼若輕公義，重私利，那大夫若不把國君的產業奪去，是永遠不會滿足的。從沒有講“仁”的人却遺棄他的父母的，也沒有講“義”的人却對他的君主怠慢的。王也只講仁義便行了，爲什麼定要講利益呢？”

①梁惠王——就是魏惠王，名瑩，惠是他的諡號，於公元前370年承繼他父親魏武侯擊而即位。即位後九年，即公元前362年，由舊都安邑遷都大梁，（此從史記魏世家集解所引汲冢紀年之說，司馬遷列于惠王之三十一年，誤。清人雷學淇介菴經說卷九有考訂。大梁就是今天的開封。）所以又叫梁惠王。他在即位最初二十多年之內，在戰國諸雄中最爲強大，因之第一個自封爲王。（楚國自封爲王在春秋時，又當別論。）

②叟——老丈。

③亦——祇也。請參攷詞詮卷七。

- ④征——趙岐注云：“征，取也。”
- ⑤弑——古時候以下殺上，以卑殺尊叫弑。
- ⑥萬乘之國，千乘之國——乘(shèng)，古代的兵車一輛叫一乘。古代的國家以兵車的多少來衡量國家的大小，劉向戰國策序說戰國晚世“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。”韓、趙、魏（梁）、燕、齊、楚、秦七國為萬乘，宋、衛、中山以及東周、西周則為千乘。
- ⑦千乘之家，百乘之家——周禮大司馬鄭注云：“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。”古代的執政大夫有一定的封邑，這封邑又叫采地，擁有這種封邑的大夫叫家。有封邑當然也有兵車。公卿的封邑大，可以出兵車千乘，大夫的封邑小，可以出兵車百乘。
- ⑧饜——音厭(yàn)，滿足。

1.2 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，顧鴻鴈麋鹿，曰：“賢者亦樂此乎？”

孟子對曰：“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，不樂也。詩云：‘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①之，不日②成之。經始勿亟③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鹿鹿攸伏④，鹿鹿濯濯⑤，白鳥鶴鶴⑥。王在靈沼，於物⑦魚躍。’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湯誓⑧曰：‘時日害喪⑨，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？”

【譯文】孟子謁見梁惠王。王站在池塘旁邊，一面顧盼着鳥獸，一面說道：“有道德的人也高興享受這一種快樂嗎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够享受這一種快樂，沒有道德的人縱使有這種快樂也是無法享受的。〔這話怎麼說呢？我舉



出周文王和夏桀的史事來說明吧。〕詩經的大雅靈臺篇說：‘開始築靈臺，經營復經營，大家齊努力，很快便落成。王說不要急，百姓更賣力。王到鹿苑中，母鹿正安逸。母鹿光且肥，白鳥羽毛潔。王到靈沼上，滿池魚跳躍。’〔這一段詩，便足以證明〕周文王雖然用了百姓的力量來興建高臺池沼，可是百姓非常高興，把那一個臺叫‘靈臺’，把那池沼叫‘靈沼’，還高興他有許多種類的禽獸魚鼈。就因為他肯和老百姓一同快樂，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快樂。〔至于夏桀却與此相反。百姓怨恨他，他却自比為太陽，說道，太陽什麼時候消滅，我才什麼時候死亡。〕湯誓中便記載着老百姓的怨歌：‘太陽呀！你什麼時候消滅呢？我寧肯跟你一道死去！’作為國家的帝王，竟使百姓怨恨到不想再活下去的程度，他縱然有高臺深池，奇禽異獸，難道能夠獨自享受嗎？”

①攻——舊注云：“攻，治也。”就是“工作”的意思。

②不日——朱熹注云：“不日，不終日也。”

③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——亟，急也。“經始勿亟”四字是文王的言語，所以譯文加“王說”兩字。“子來”譯為“更賣力”，是意譯。

④鹿鹿攸伏——鹿音憂(yōu)，母鹿。攸，在上古的文獻裏用同“所”字。伏，趙注云：“安其所而伏，不驚動也。”

⑤濯濯——肥胖而有光澤的樣子。

⑥鶴鶴——詩經寫作“鶴鶴”，古書中兩字相通。羽毛潔白的樣子。

⑦於物——於舊讀“烏”，語首之詞，沒有意義。物，音刃(rèn)，滿也。史記殷本紀“充仞宮室”，子虛賦“充仞其中”，皆作“仞”。

⑧湯誓——尚書的篇名，記載着商湯伐桀時誓師之詞。

⑨時日害喪——時，指示詞，此也，相當於“這”。害，同“曷”，何也。這裏是“何時”的意思。有人把它解為“何不”(以“害”為“盍”)，不可信，朱珔小萬卷齋文彙卷七與狄叔穎論四書質疑書有詳論，可參看。